

萧泓 编

历史纪实

上

共和国领袖·元帅·将军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萧泓 编

历险纪实

上

共和国领袖·元帅·将军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共和国领袖·元帅·将军历险纪实/萧泓编. —北京:
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73-1775-7

I. 共... II. 萧... III. 党和国家领导人—生平
事迹—中国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3135 号

编 者: 萧 泓

责任编辑: 于俊道

装帧设计: 徐 娅

共和国领袖·元帅·将军历险纪实

萧 泓 编

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

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: 100017

北京铁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650 千字 开本 635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42.5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ISBN 7-5073-1775-7

定价: 78.00 元

目 录

浏阳遇险	巧妙脱身	
	——毛泽东计退团丁	/1
惊心动魄	化险为夷	
	——毛泽东粉碎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	/7
劳山遇匪	情势险要	
	——周恩来在赴西安途中	/45
特务谋害	处之泰然	
	——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	/49
胆大心细	巧妙脱险	
	——刘少奇奉天被捕获释记	/60
面对特务暗杀	镇定自若应对	
	——刘少奇在出访柬埔寨途中遇险的经过	/11

- 遭敌偷袭 险酿大祸
——朱德率部隐蔽在国民革命军第16军范石生部 /79
- 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
——任弼时两次被捕两次脱险 /86
- 两次遇险 幸免于难
——邓小平在上海做秘密工作 /94
- 力挽狂澜 波澜不惊
——邓小平在1976年 /97
- 叛徒出卖 铁骨铮铮
——陶铸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法庭审判 /122
- “马背书记” 四次遇险
——陶铸在辽吉境内的惊险历程 /136
- “我为民族、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，虽死何恨？”
——宋庆龄直面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阴谋 /147
- 大兵压境 险象丛生
——彭德怀西府之战历险记 /153
- 遭遇险境 指挥有方
——刘伯承险走何小寨 /160
- 土匪绑票 险遭杀害
——贺龙沅陵被捕入狱幸免于难 /172
- “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”
——陈毅梅岭脱险记 /175

跳出日军包围圈

——罗荣桓率部留田突围记 /179

“漫川关突围,真是很危险啊”

——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突围记 /186

敌特谋害 化险为夷

——聂荣臻在城南庄四救毛泽东 /194

“吕端大事不糊涂”

——叶剑英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 /211

“十年伤浩劫,今日破坚冰”

——叶剑英参与粉碎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的斗争 /218

危难时刻 处变不惊

——李先念率西路军突围记 /231

“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”

——李先念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/241

“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”

——关于薄一波等所谓的“61 人叛徒集团”问题 /246

策划参与 革命学潮

——习仲勋遭西安军法裁判处关押获释记 /281

“从来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”

——谭震林同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斗争 /291

失去组织联系 流落三镇街头

——王震1928 年在武汉一次难忘的苦旅 /296

孤军深入 艰难征战

——王震率三五九旅南征 /304

路遇劫匪险丧生

——乌兰夫在内蒙古开展革命工作 /316

战斗在敌人的巢穴中

——蔡畅在白区的3年秘密斗争 /320

蒙冤受屈 “痴心不改”

浏阳遇险 巧妙脱身

——毛泽东计退团丁

1927年党的“八七”会议之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，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。

8月18日，毛泽东和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，共同制定了起义计划。会议决定以长沙为中心，发动湘东各县起义。会议提出不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，应当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。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。

9月初，毛泽东赴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。会议决定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，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，湖南平江、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鄂南崇阳、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，下辖三个团，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，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，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，共5000余人。由原警卫团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。会议还制定了左中右三路进击、会攻长沙的军事部署。计划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及株萍铁路，11日各县起义，16日长沙起义。会后，毛泽东将前线的军事计划报告湖南省委，并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，将湖南省委秋暴计划和前线军事部署分别通知前委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团，要求立即投入起义准备，按规定时间和路线实行武装暴动。

毛泽东在安源的工作已安排就绪，准备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党员易子义陪同，赴铜鼓领导中路军第三团起义。

毛泽东身穿白线褂子和白细布长裤，陪同的潘心源、易子义也经过乔装打扮，3人从安源出发了。在路上，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，易子义改名为易绍钦。他们抄小路，绕过了敌人盘踞的萍乡，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，在客店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

们正在吃早餐，忽听外面一片狗叫声，随着又是阵阵的叫喊声。毛泽东问店老板：“外头在干么子呀？”老板回答说：“准是‘铲共团’在抓人哩，三天两头闹腾一回，不晓得哪来这么多的共产党！”话音刚落，几个手持梭镖的团丁跨进屋。

其中一个团丁边上下打量着边恶狠狠地问：“你们从哪儿来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，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、桐油的。”毛泽东抬头瞥了团丁一眼，镇定自若地答道。

“有证件吗？”另一个团丁跟着盘问。

“有。”毛泽东沉着地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递过去，“你看！这是矿上的证明。”

几个团丁凑在一起，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破绽，把证明信交给毛泽东，刚要转身离去，又进来一个挎着短枪的团丁，显然是个小头目。他歪着脑袋问这几个团丁：

“这3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队长，我们查过了，他们是采购员。”其中的一个团丁快言快语地回答。

“采购员？”被称为队长的人凑近前把毛泽东他们3人上下打量一番，“我看不像，倒有点像共产党。”

“朋友，别误会，我们的确是采购员，要么，你再看看这证明信！”毛泽东冷静地解释说。

“少废话，把他们通通带到团部去审问，若查出是共产党，哪怕是嫌疑分子，也要按上峰的指示，就地正法。”团丁们不由分说，把毛泽东等人押出了门外。

出来一看，外面还有十几个团丁，抓了不少“共产党嫌疑犯”，而且都用绳子绑着。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3人，其中一个团丁说：“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，就算了！”幸好有这张证明，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。

团丁们把毛泽东他们作为有证明信的“嫌疑犯”，放在这一串人后面走，不过，也同样有梭镖抵着脊梁骨，押送民团总部。刚离开张家坊时，团丁们盯得很紧，走了一段后，他们开始抽烟、说话，对这串“犯

人”也有所放松。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，一旦牺牲，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。一定得想办法逃走。毛泽东趁着团丁吸烟借火的工夫，急步走近潘心源，轻声地问：“钱好拿吗？”潘心源回答：“捆在里面，一下子拿不出来。”毛泽东接着说，“也罢！”其实，他身上还有一些钱，无非是想通报一下“要逃”的信息。

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，团丁要毛泽东加快脚步，不要落队。毛泽东看见前边路上有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就计上心来。到了石头跟前，毛泽东装作没看见，故意让石头绊了一跤，然后停下来用手捂着脚直喊疼。

“谁让你停下啦，快走！快走！”一个团丁冲毛泽东喊道。

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。潘心源和“易绍钦”见状，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，就有意地加快了脚步，使一行人拉成了两段。

毛泽东把手伸进口袋，故意把银元弄得叮当直响。顿时，团丁的眼睛睁大了许多，并有意靠近毛泽东。毛泽东看是时候了，就侧过身去问团丁：“大哥，尊姓大名，家境如何？”团丁朝前面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本人姓黄，家里5口人，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……”这时，毛泽东有意挨着团丁并排走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塞给那个团丁，说：“黄大哥，这点钱，莫要嫌弃，拿去买碗茶喝。”团丁接过钱迅速放进贴身的衣袋里。

他们在路上走着，走着，机会来了。路在前面拐了一个大弯，走在前头的看不见后头，而且，路的一边是稻田，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山林，易于躲避。于是毛泽东有意问那个团丁：“黄大哥，到总部还有多远？”

“不远了！”团丁回答着，并朝山林方向一努嘴，示意毛泽东可以跑了。

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“谢谢黄大哥”，就赶紧往回走十几步，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才喊，“不好，跑了一个，跑了一个！”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就往后追。

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，潘心源大声嚷嚷：“你们青天

共和国领袖
元帅
将军
历史
纪实

4

白日到处抓人，搞啥名堂？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！”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愣住了，发起呆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。

“又跑了一个！”几个团丁异口同声地喊。

民团队长看情况不妙，赶忙吹起口哨，命令一部分团丁留在马路上看守，指挥一部分团丁去追赶易子义。

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，减轻易子义的压力，便提高嗓门喊起来：“弟兄们，还不赶快跑呀！”他边喊，边带头朝后跑。队伍乱成一团，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。

毛泽东往后跑十几步后，就拐进山林里朝山上跑。不巧，被一个团丁看见了身影，高喊着：“他朝山上跑了！他朝山上跑了！”边喊边追。听见喊声，几个朝后追的团丁掉转方向，也朝山上追击。

毛泽东翻过山头，来到山脚下一看，前面是一片开阔地，再往前跑就没办法隐蔽了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这时，毛泽东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塘，四周的草长得很高。后边追赶的团丁越来越近，别无选择，毛泽东急忙跳下水塘，匍伏在塘边的草丛里，把整个身子泡在水中。

这时，几个团丁从山上追下来，发现毛泽东不见了。

“妈的，刚才还在前面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，长了翅膀不成？”

“肯定就在附近藏着，搜！”团丁们嚷嚷着。

团丁们开始围着水塘搜，还找来几个农民帮助他们搜查。他们围着水塘，排着横队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有一两次毛泽东用手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，他们用梭镖在草丛里乱刺，有好几次差点儿戳在毛泽东的头上、身上，毛泽东闭上眼睛，心想：完了。没想到，梭镖又抽了回去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降临的夜幕掩护了毛泽东。一个农民拾到毛泽东的一只鞋。几个团丁停止了搜寻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水塘。因为在他们眼里拿走了一个人的鞋，也就等于拿走了他的魂。

毛泽东待团丁撤回后，就从水塘草丛中爬上来，为避免暴露自己又回到山林草丛中穿行。鞋没有了，脚扎伤得很厉害。脸和四肢也被树枝刮得血痕道道。毛泽东有点辨不清方向了，就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，又饥又累又渴，正在发愁。一个农民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走过

来，毛泽东站起来凑近前去问路：

“老哥，别害怕，我向您打听一下，这离铜鼓城还有多远？”

“铜鼓城，离这可不近呀！天都快黑了。”这位农民边说边从头到脚打量着毛泽东，并怀疑地问：“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了？”

毛泽东把被团丁押送和途中脱险的事说了一遍，并恳求农民兄弟帮忙。农民答应了，朝山口指着说：“前面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村子，我担柴你兴许跟不上，你先跟在我后头慢慢走，我把柴担回家就来接你。”毛泽东说：“谢谢老哥，听你安排！”农民担柴刚起步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你放心，我们村子不是民团常出没的地方。”

天黑了，这位好心的农民把毛泽东接到了家里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毛泽东询问附近能否买到鞋和伞。农民说可以想想办法。毛泽东拿出两块光洋，托农民买一把伞、一双鞋和一些吃的。待毛泽东洗了脸、洗完脚不大一会儿，那位农民就把东西买回来了。毛泽东非常高兴，又同农民谈了一会儿组织农会和秋收暴动的事，因实在太累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这位农民还拿来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让毛泽东换上后就送毛泽东启程。他们通过浏阳和铜鼓的边界，进入铜鼓界内后，这位农民说，铜鼓这边查得不严，一般不会出事的。毛泽东和这位农民一边走一边攀谈着，当他们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，这位农民停住了脚步，告诉毛泽东：“顺着中间这条路走就可以到铜鼓城了，我就不往前送了。”毛泽东非常感激，他再次要这位农民告诉姓名，可这位农民朝他笑笑就走了。

毛泽东一个人继续往前赶路。中午时分，停下来吃点东西，买碗凉茶喝。傍晚，到了一个小镇子。毛泽东为借宿方便，就把身上穿的一件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，横背在肩上，身上只穿一件汗衫。每走到客店门口时就问：“老板，歇得客吗？”

老板眼睛一睁：“歇不得！”

就这样，毛泽东接连碰了几个钉子。当他走到最后一家客店时，就索性不问了。他径直走进去坐下，大声喊：“老板！打水来洗脚！”

老板无可奈何，只得由其住下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毛泽东又启程继续赶路。刚一过晌，来到离铜鼓县

城不远的地方，就遇到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，手提枪杆喊“站住！”并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前委书记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毛泽东回答：“同你们一样。”又问：“有介绍信吗？”毛泽东说：“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。”他们说：“没有介绍信，只好委屈你先抓起来再说。”

毛泽东倒是不怕义勇军抓的。就这样，毛泽东被黑布蒙上了眼睛，被押到陈知峰的面前。陈知峰问：“你是从哪儿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是从安源来，名叫毛泽东。”

“啊！”陈知峰惊叫了一声，命令押送的队员赶紧给毛泽东松绑，并亲手解下蒙眼的黑布。陈知峰仔细一看，果然是毛委员，就歉意地说：“弄错了，弄错了。”那几个队员站在一旁直发愣。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夸奖说：“你部下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嘛！”说着，毛泽东还风趣地说：“陈知峰，你可知道，我这是第二次当‘在押犯’，所以迟到了。”接着，毛泽东讲述了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，还说，“我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。”

这一天，时逢旧历8月15日，毛泽东和三团官兵一起会餐，欢度中秋佳节。随后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。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“八七会议”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，分析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任务。最后，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，立即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，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。

第二天清晨，旭日东升，霞光万丈，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，按既定计划爆发了！当时的情景，正如毛泽东在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这首词中写的：

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。
匡庐一带不停留，要向潇湘直进。
地主重重压迫，农民个个同仇。
秋收时节暮云愁，霹雳一声暴动。

（赵大义 高永芬 邵永贵）

惊心动魄 化险为夷

——毛泽东粉碎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

1971年9月13日，凌晨1时50分。一架机身涂有“256”标志的三叉戟军用飞机，仓皇飞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域。约莫40分钟后，256号三叉戟拖着浓烟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。

现场的情况是：飞机摔得粉碎，大片野草被烧焦，遍地是飞机的残骸。右边的机翼擦地，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，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。9具遇难尸体被抛离飞机残骸10多米远，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。一名头发秃顶、年约50多岁的男尸被烧焦，左腿被摔断；唯一的中年女尸虽较完整，但左臂亦摔断；另一名青年男尸，躯体扭曲，痛苦万状，腰间别着手枪，身旁掉落一张印有他姓名、年龄的工作证……看得出他们临死之前的挣扎。

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九·一三事件”。

事件中遇难的主要人物有：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，“林办”主任、林彪的老婆叶群及儿子林立果等9人。

事情过去多年了，林彪及其同伙早已到沙漠里寻找他们的黄粱梦去了，林彪集团的成员也早已押上历史的审判台。然而，这个事件却给人留下许多深深的思考：为什么昨天的功臣今天忽然成了历史的罪人？为什么曾经炙手可热、不可一世的党内“第二号人物”，一下子走上绝路？“文化大革命”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、什么前途？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？“文化大革命”所打倒的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？……

林彪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仓惶出逃？又为什么会折戟沉沙呢？这曾经留给人们许多疑问。

共和国领袖
元帅
将军
历险纪实

8

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，毛泽东以他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气魄在长达1个月时间内，对中国的南方数省（市）进行了一次极不平常而又极富惊险，传奇色彩的巡视。

毛泽东这次南巡，对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一、林彪一伙磨刀霍霍，加紧策划武装政变

北京，中南海游泳池，毛泽东主席住处。

墙上的挂历已翻到了1971年8月。

毛泽东正在卧室里批阅文件。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，映着他那张生动、沉静而善于思索的面孔。透过宽敞玻璃窗，可以看到外面蓊郁的树木和碧绿的湖水。

这是一座简朴而整洁的平房。坐落在中南海的北海湖畔，院子里绿阴掩映，清静、凉爽。解放后，毛泽东用稿费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游泳池，并盖了一座房子，供他游泳和休息之用。自从1966年8月搬出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，毛泽东便住到了这里，一直在这里办公、休息和会见客人。

晚年毛泽东身体状况日益下降，益发显得衰老。他很少会客，行动也一直处于一种神秘状态。

“主席，报纸送来了。”卫士轻轻地走进来，小心翼翼地送来一大摞报纸。

喜欢读书、看报，是毛泽东的习惯，茶余饭后、办公之余，他总要浏览北京及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报纸。

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欣喜地接过报纸，然后拿起一张《人民日报》聚精会神地看起来。

忽然，他看到报纸上一行醒目的大字：“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统帅，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舵手……”脸上一下子变得格外的严肃、阴沉。

“什么四个伟大，讨厌！”他甩下报纸，愤愤地说。

卫士不知主席为什么发脾气，也不便解释，只好轻轻地退出去。

室内只剩下毛泽东一人，空气一片寂静。

毛泽东点燃一枝烟，在猩红色的地毯上踱步。他思索着，去年以

来，特别是近几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仿佛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：

1969年4月1日，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。大会通过的新党章，还把林彪作为“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”写入总纲。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，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。中央政治局党务委员会由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康生、陈伯达5人组成。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，林彪、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，大批老干部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。中共九大使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，加强了林彪、江青等在党中央的地位。

毛泽东曾多次预计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能在一两年、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。但是，局势的发展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。九大的召开，并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，使“文革”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，相反却潜伏着更深的危机，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。

九大以后，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，转而把考虑的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。1970年3月8日，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，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。

林彪一伙认为夺取更多的权力机会来了，他们的个人野心开始进一步膨胀。此时，林彪老婆叶群及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均已进入政治局，并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。由于“文革”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，此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。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，企图把林彪推上国家主席的宝座。

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表示，不设国家主席，他不再任国家主席，但是1970年4月11日，林彪一反常态，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，并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。究其目的，林就是企图让自己担任这个职务。正如叶群1970年7月在他们一伙人中私下所说的：“如果不设国家主席，林副主席怎么办？往哪里摆！”

在审定宪法草案时，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。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，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表述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“天才地、全面地、创造性地”3个副词。康生、张春桥则发言反对。

他们之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。

1970年8月23日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。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。

会议一开始，林彪就抢先发表讲话，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。并利用宣传“毛泽东是天才”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。8月24日下午，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，陈伯达、叶群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、中南组、西南组、西北组发言，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《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》的材料。在发言中，他们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，抓住“设国家主席”和“称天才”两个问题，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。华北组当晚发出第2号简报，集中反映这些煽动性极大的发言内容。这份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。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，听说有人“否认毛泽东是天才”，“贬低毛泽东思想”、“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”，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，要求把这种人“揪出来”。

对于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，毛泽东早已有所察觉。8月25日，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决定立即讨论林彪的讲话，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，责令陈伯达检讨。31日，毛泽东又写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，严厉批评陈伯达“采取突然袭击，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大有炸平庐山，停止地球转动之势”，提出“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”，“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，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”。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，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，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。会上还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。

会后，中央于11月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，提出高级干部“只有读一些马、恩、列、斯的基本著作，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”。

九届二中全会后，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，打乱了他们的阵脚，使他们陷于被动境地。

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由此转入公开化。形势越来越对林彪一伙不利。林彪决心铤而走险，策划武装政变。

1970年10月，林彪之子林立果（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）利用职权，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——代号“联合